

魏晉

WEIJIN YISHU JINGSHEN YANJIU

艺术精神研究

郭世轩 著

魏晋艺术精神如其他任何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一样，都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并非一道静止不动的文化景观。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其中有哪些关节点值得注意？而这些问题恰恰正是本书所要探讨与解决的。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魏二芳

艺术精神研究

WEIJIN YISHU JINGSHEN YANJIU

☆ 阜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资助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艺术精神研究/郭世轩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6

ISBN 978-7-5461-1779-9

I. ①魏… II. ①郭… III. ①艺术史—研究—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J120.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6989 号

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郭世轩 著

出 版 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汤吟菲 刘 春 侯 雷

责任印制: 李 磊

装帧设计: 钱志刚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 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0551-5859596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5461-1779-9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世轩博士多年殚精竭虑结撰而成的著作《魏晋艺术精神研究》终于要付梓了,作为他当年的导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与激动!做老师的,学生们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他都会引以为荣的。

世轩曾于2003年9月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我这里做访问学者一年,其间大量阅读,广收博采,如饥似渴。一问,才知道他是希望把以前浪费的时间补回来。世轩是一个书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取得文学硕士学位,20多岁年纪,正是在学业上不断进取,大展宏图的好年华,可惜命途多舛,不幸误入行政机关若干年,目之所见,身之所履,与其天性、志趣扞格不入,必欲逃之而后快。好不容易才争取回到高校,故而对时间格外珍惜。翌年世轩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三年的刻苦攻读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提升了理论水平,为进一步从事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次提供的这部著作就是他学术能力的形象证明。

魏晋六朝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勃兴的时代,学界历来有所谓“文学的自觉”、“人的自觉”等说法。然而,魏晋艺术精神亦如其他任何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一样,都有一个历时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并非一道静止不动的文化景观。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其中有哪些关节点值

得注意？这正是世轩这部著作所要探索的问题。世轩清楚地知道，对于魏晋艺术精神形成过程的探讨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况且前人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如果全面、整体地进行研究就不仅很难深入下去，而且往往很容易跌入前人研究的窠臼和僵化的论域。于是他巧妙地选择了主体这一角度，并且聚焦在主体的“身份认同”上审视魏晋艺术精神形成演变的历史轨迹。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其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交，一经产生，便承担起创造与传承中国主流文化的重任。所以包括艺术精神在内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主要是这个社会阶层历经诸种复杂曲折的社会境遇所产生的文化心态和精神旨趣的表现形式与精神镜像。逐渐稳固与凝练的传统文化使不同时期境遇各别的士人阶层成为一个有着内在关联性的有机整体。因此要考察一个时期的精神文化现象，往往需要追溯作为主体的士人阶层精神演变的曲折历程。即使从“身份认同”这样一个具体角度来展开研究，也需要回顾士人阶层在其他历史时期“身份认同”的不同状况。世轩的著作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讨论的：从先秦诸子的人格理想与文化理想，到汉代大一统格局下士人对自身角色意识的自觉调整；从西汉士人的人格分裂到东汉时期士人身份认同的多元取向，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与见微知著的梳理。大量具体入微的剖析，将士人文化价值的诉求由制衡君权、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渐渐转向贵生养性、率性而为的个体情感世界的呵护这一由外而内的轨迹凸现出来，从而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出魏晋艺术精神形成的文化逻辑。

一般说来，做学术研究大体上需要两种基本功夫：一是对研究对象及相关材料的熟知，二是敏锐的理论洞察力。譬如研究

桓谭这个人的思想,首先就要对桓谭的全部著述、个人经历、社会关系等直接性材料有全面深入透彻的了解,其次还要对有关桓谭的历代言说、相关研究等间接性材料了然于胸。只要具备这两点,进行研究的第一种功夫就算具备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材料掌握得再多、再熟,倘若缺乏理论洞察力,也无法进行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因为你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遑论解决问题了。放眼望去都是别人研究过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自己无从入手。搞搞考据自然是好的,但是真正留给你值得考、能够考的东西也并不多,所以许多人都考据,而真正取得重要成果的却极为鲜见。如果有了理论洞察力,那么在大量的材料面前,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东西。所以衡量一位学者的学术功底,一是要看他阅读过并深入了解了的材料多少,二是看他理论思考能力的高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能力更加不容易打造,因而也是更为珍贵的学术功底。从世轩的这部著作看,他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当的基础,材料与理论两方面齐头并进的研究路数无疑是做学问的正路。这就使得这部著作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发覆,既有知识的梳理,又有个人体验渗透其中,颇能给人以启迪。

世轩是安徽人,这里自古人杰地灵,学人辈出,彪炳史册。世轩自幼得此文化环境之熏陶,亦曾游学于齐鲁之地,复负笈京师四载,其积也厚矣,其思也深矣。倘能持之以恒,深造自得,必有大成。

李春青

2010年10月18日于京师园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旷世启蒙,独立特行	
——先秦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涉世蓝图	
第一节 自我设计与身份认同的纠结	35
第二节 社会认同与政治理想:对“统一”与“盛世” 的期待	48
第三节 价值认同与文化理想:对“同一”与“差异” 的选择	66
第四节 审美认同与诗性表现:对文质彬彬的自觉 追求	81
第五节 学术的逆向认同与理论的综合景观	114
第二章 强权政治高压下的控制与反控制	
——西汉士人的身份认同与一统操控的互动	
第一节 汉初士人认同的混合感与不适感	136
第二节 文景时期士人身份认同的调整与适应	157
第三节 武宣时期士人身份认同的挤压趋一与 痛苦呐喊	174
第四节 元莽时期士人身份认同的混乱与人格的 分裂	194

第五节	诗学呈现:大赋的摹写气象与小赋的抒情魅力	220
第三章	认而不同与随波逐流 ——东汉士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政治的生态恶化	
第一节	光、章时期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清明的政局 ...	262
第二节	和质时期士人身份认同的随意性与社会的麻木性	306
第三节	桓、灵时期士人身份认同的剧烈分化与政治危机	324
第四节	献帝时期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割据	339
第五节	诗性认同:时代的悲歌与个人的抒情	358
结 语		381
参考书目		400
后 记		418

绪 论

认同理论与魏晋前士人阶层的精神历程

——探讨魏晋艺术精神生成的新途径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最令人神往的时代莫过于传说中完美无缺的尧舜时代、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以及可歌可泣的汉末魏晋时代。尧舜时代因儒家先贤的历史重构而成为圣君明主的理想政治时代。战国时代以诸子百家学派的兴起、士人的精神自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著称,这是一个思想竞出、思想家辈出的轴心时代。而魏晋时代则是士人与礼教相周旋、与政治相沉浮、追求精神腾飞、率性而为、玄言千里、相望江湖的诗性生存时代。它以魏晋风度留名于世,引无数英才竞折腰。建安七子的慷慨悲歌、竹林七贤的脱俗雅韵、金谷之会的神采飞扬、兰亭集宴的风流倜傥以及陶渊明的高节自守均令后世尤其是近现代忧国忧民、救时淑世的知识分子景仰:为之扼腕、为之叹息、为之击节、为之称赏。从鲁迅、刘师培、郭绍虞、罗根泽到朱光潜、宗白华、老舍、刘大杰,再到王瑶、李泽厚、刘纲纪、张少康等,真可谓代不乏人、颂不绝书。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阔和体验的加深,我逐渐从鲁迅、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前贤美文睿著的惠泽与滋养中

找到一个寻幽探美的窗口,进而逐渐发现魏晋风度那跨越时空而永垂不朽的精神魅力。那个时代士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神思智慧、风流俊赏以及高风雅韵皆通过《世说新语》美丽的文本,穿过“历史的天空”而活在当下知识分子的眼底与心中:在时代的折光与世情的变迁中更加令人遐想、魅力无穷!因此,我也就由喜欢鲁迅、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人的书而喜欢上了魏晋时代的人,进一步博览魏晋士人的笔墨,思考与体认他们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以及貌似洒脱实为痛苦的心灵世界。返观中国现代以来的学界对魏晋士人精神世界的研究,在喜悦神往之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魏晋风度的内涵是什么?它与魏晋艺术精神有何联系?魏晋风度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表现的?它又是如何生成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伴随着文本阅读的快乐由感性而理性再到情理交融,逐层深入,以至于到了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程度,最终促成了该书的选题取向与文本的艰难产生。这一过程恰好印证了圣贤孔子的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愿身体力行,以述先贤之志,抒我人生情怀。

在对魏晋艺术精神生成的研究之前,首先必须厘清这样几个概念,即魏晋风度、魏晋艺术精神、人的自觉、文的自觉以及士人的认同。只有厘清了这几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登堂入室,以探究魏晋艺术精神生成的奥秘。

魏晋风度,顾名思义,是指魏晋人尤其是魏晋名士的风度,包括精神气质及其内心世界所呈现的综合魅力,往往通过言谈举止、生活方式、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以及为人处世等途径展现出来。有人认为,魏晋风度具体表现为狂放简傲、清淡服食、饮

酒放诞、山水隐逸、修仙炼丹、赏音携妓等六个方面^①。还有人将魏晋风度理解为对魏晋士人群体文化特征的一个总括,主要表现为形上思辨、一往情深、任情率真、唯美人生、散怀山水、托意艺林等方面^②。魏晋风度的实质性内涵大率不出此范围。何谓风度?《辞源》释为“仪容、气质”,“风格、气派”。而第五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则释为“人的举止姿态(多指美好的)”。作为辞书主要体现为一个词的最普通、最常用、最普及的义项,因而仅可以作为参考。若以此论之,上述观点皆可成立!我们可以这样说,深情、至性、玄思、唯美是魏晋名士的生活方式,若表现在艺术上,那就是艺术风格或艺术精神。究其实,魏晋风度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正因为它们是“玄学精神的审美化呈现,是士族文人推斥名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玄学精神的审美化呈现”^③。正因为它是世族高门或名士在物质给养丰富而精神寻求解脱并且又能自由解脱的前提下所表现出无视功利、率性而为、适情惬意的人生态度与生存方式。在某种意义上,魏晋风度的清空飘逸,就是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或审美化的人生观。无论是服药饮酒,还是纵情山水、托意艺林,这都是士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极为丰富优越而精神心灵又相对苦闷的前提下所仅能作为的通脱放达行径。它是一种贵族化的生存方式,是特定时期特定人群在特定境遇下的特定心情所做出的特定表现。这为后世效法者——无论是高门世族抑或寒门庶人以及后来的文

① 参见陶新民:《李白与魏晋风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3页。

② 参见张海明:《玄妙之境》,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7页。

③ 李春青:《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人雅士——所难以清晰了解的,更是他们所难以真正效仿的。正如真正的艺术难以复制与模仿一样,真正的魏晋风度或艺术精神也是难以效法与伪装的^①。

何谓艺术精神?检索一下目前的电子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物,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人人在用又难以说清更难以厘定的概念,似乎是一个勿需界定而内涵自明的概念。事实却并非如此!仔细辨析即可发现:其能指虽为“艺术精神”,但其所指却又往往显得飘忽不定:是关于整体艺术的精神、某种具体艺术的本质、一个时代的艺术精神,还是一个作家的文学追求与审美趣味?遍觅工具书,结果发现“艺术精神”这个概念均为“阙如”!考察“艺术精神”一词,就笔者的阅读视野而言,大概国内文献中最早的出处当以俄国著名的画家兼艺术理论家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的译本为准。该书早在1987年“美学热”时期出版。此后“艺术精神”一词如雨后天春笋般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学术刊物及各种文字中。该书由四篇论文构成,其中书名即第一篇也是作者最长最有名的论文题目。在这篇论文中,康定斯基认为各种观念和事物若以分析的方法可以分为对立的两大类,即如精神与物质、内在与外在、抽象与现实、纯粹与实用、形式与功利、生命与死亡等。相比较而言,他是肯定、褒奖前者而否定、贬斥后者的^②。“精神”一词,在他的著作中是个出现频率较高而又未加详尽解释的概念,“从一开始起就被当做一种既定的和绝对的,所有新的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出现,都被认为是这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8~509页。

② [俄]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袁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种精神的客体显现”^①。再加上他深受德国抽象主义艺术理论家沃林格尔《抽象与移情》的影响以及近于尼采式隐喻的语言表述,因而颇令人费解。沃林格尔认为,艺术表现的本质不是简单的物质感受或自然摹仿,而是出于某种心理上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人类内在的、应世观物的“世界感”的结果,这就是艺术的绝对目的:这是一种作为艺术本质的形而上的实在——它不以现实目的和形式为局限,却仍然是一切艺术品的内在本质。一切艺术品都可以看做是它的客观化,或一切艺术品皆源于某种抽象而普遍的概念^②。相形之下,康定斯基也是非常重视艺术的本质与精神的。他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其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是孕育我们感情的母亲。每个时期的文明必然产生它特有的艺术,而且是无法重复的。试图复活过去的艺术原则至多产生一些犹如流产婴儿的艺术作品”^③。事实就是这样,如同魏晋的文学艺术是无法复制的一样,魏晋风度也同样无法真正模仿。仅流于形式上相似的模仿,是没有灵魂的模拟,就像学人看书的猴子一样滑稽可笑。“纯粹的艺术家在他们作品中所追求的仅仅是表达内在和本质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忽略了各种偶然因素。”^④创作和欣赏的共通之处是感情。艺术家因感情受到触动、感动而将自己的感受付诸适当的艺术形式,进一步“物化”为艺术作品;而读者或欣赏者则凭借艺术家物化之后的艺术作品,进入虚拟的艺术世界,审美感官

① [俄]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袁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② 同上,第3页。

③ 同上,第11页。

④ 同上,第12页。

受到“第二自然”的自由召唤,激发起独特的审美感受,从而唤起感情的共鸣与谐振。一件优美的艺术作品是由内在因素与外在形式、内涵与外延建构起来的统一和谐的有机体。其中内在因素即感情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否则艺术作品就变成了赝品。艺术家应努力唤起迄今尚未发现的种种更纯洁更高尚的感情,以便他们的作品使感情细腻的观众体会到一种妙不可言的情感。“如果说作品包含着艺术家的灵魂,那么,艺术家的灵魂所呼唤的又是什么呢?”应该如舒曼所说的那样:“给人类黑暗的心灵带来光明,这就是艺术家的职责。”^①这就是以真心换真心!而这种艺术家不做时代的保姆,不应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时代,而应是拥有超越时代的、“催人醒悟、预示未来的力量”,并具有“高瞻远瞩”的天赋能力,虽受嘲笑忌恨而不悔,仍竭力拖着不愿前行的人类向前、向上发展;他们蔑视肉体,崇尚精神,是为精神而劳作的神圣的殉道者和孤独的人类公仆,因具有内在价值而享受人类永远敬仰的目光。正因为向前向上发展的动力催生了他的向前向上的心灵,所以他才创造出向前向上的艺术,以期唤醒人类踏上向前向上的进步阶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高居于三角形的顶端,因过于超前和先知般的预言而备受误解与歧视。只有平庸的艺术家能及时满足芸芸众生的艺术趣味而获嘉奖与掌声,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去迎合并讨好庸俗读者的流行趣味。结果使“伪币”流行,“真币”废止。尽管“竞争愈演愈烈。这种野蛮的争雄日益变得物质化。无数派别为取得通向顶端的位置而在他们已经获得的领地上层层设防。被遗忘在

^①〔俄〕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袁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一边的观赏者对此惑然不解,只能乏味地离去”。然而人类“精神的三角形却并不顾及这些混乱、纷争以及这种为了名望而进行的野蛮追逐,仍在缓慢而实实在在地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前和向上运动着”^①。真正伟大的艺术由于超越具体而趋于抽象、超越写实而趋于内心,从而使写实主义艺术充斥市场,非写实主义艺术受到冷落。“如果艺术家的情感力量能冲破‘怎样表现’并使他的感觉自由驰骋,那么艺术就会开始觉醒,它将不难发现它所失去的那个‘什么’,而这个‘什么’,正是初步觉醒的精神需要。这个‘什么’,不再是物质的,属于萧条时期的那种客观的‘什么’,而是一种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灵魂。没有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灵魂的肉体(即‘怎样表现’)无论就个人或一个民族来说,始终是不健全的。”“这个‘什么’是艺术所独具的本质,唯独艺术才能以其特有的手段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②这个“什么”就是艺术所独具的本质,也即艺术所特有的促人向前、向上的精神内驱力!而在物欲主义横行肆虐的时代,精神的三角形仍然在缓慢地前行。而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人类的先知仍然在忍辱负重而又不辱使命地努力进行着向前向上的探索。如文学中的梅特林克,音乐中的瓦格纳、德彪西、阿尔罗德·勋伯格,绘画中的塞尚、亨利·马蒂斯、毕加索等都在遵循其内在需要以表达其内在的情感,“不遗余力地充分运用自己的自由,在探索精神结构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美的丰富的宝藏”,从而创造并引导人们进入一个不用感官而“用心灵来领会的境地”。

① [俄]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袁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② 同上,第20页。

这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必须尽力达到该时代自由的极致”^①。由此可见，自由，伟大的心灵自由与精神自由，正是艺术家的内在情感与内在需求，不仅是艺术的本质所在，而且也是艺术的精神归宿。由此出发，不论“任何人，只要他把整个身心投入自己的艺术的内在宝库，都是通向天堂的精神金字塔的值得羡慕的建设者”^②。只要是自由心灵的追求者与献身者，艺术之花将永远开放，艺术之门将永远敞开！

由此审视魏晋风度，那种崇尚通脱放达、向往心灵自由的精神无不凝聚在诸种怪异新奇的生活行为中，如服药饮酒，就是为求长生、解脱死亡以期达到生命的自由，或为避祸全身以实现有限的自由逍遥。如携妓纵游，违礼守孝，同样是为了追求心灵与精神的自由，或视生命的价值高于礼教的热望。另外如徜徉山水之美，托志艺林，更是对艺术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同样是自由的心灵对自由的美的追踪。即使是林下玄谈，除了尚虚避祸外，也同样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与对功利目的的超越而达到思维的飞翔与心灵的飘荡。可以说，对自由的追求与对生命的珍惜的兼得双赢，这是自秦汉以来一直为士人们所苦苦追求而难以解决的命题。此时它空前地横亘魏晋士人面前，成为他们时代的最强音与心灵的“内在需要”，也是他们迫切渴望的“内在情感”。心灵自由，不仅是魏晋风度的核心，而且也是魏晋艺术的审美呈现。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生命的珍惜，可以跨越具体作家的个性特征和时代风格而成为魏晋艺术与魏晋风度的代名词而

①〔俄〕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袁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②同上，第31～32页。

永留史册,成为魏晋士人在文化上的最大贡献与精神上的风向标!正因为它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和卓绝的,所以才是跨越时空而成为永恒的,绝不因后世的拙劣模仿而失真。魏晋风度,是超前绝后的气度;魏晋艺术精神,也是难以企及的精神!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范畴,魏晋风度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表现形态也是复杂多样的。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的人物多,因而其性质也难以定于一尊。近年来的研究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更有全面论析的^①。这因不是该书研究的重点,故存而不论。这里主要从其主导精神与形上层面取其超越时空的自由、任情、适性与贵生的特性。

谈到魏晋风度、魏晋艺术精神,自然就会提及“人的自觉”

① 从正面积极肯定的有:蔡靖泉:《试说“魏晋风度”》,《江汉论坛》1998-5;王丽琴:《谈魏晋风度对封建士者群体的影响》,《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2;马容:《魏晋诗人的生命意识与魏晋风度》,《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2-3;皮元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魏晋风度之我见》,《长沙大学学报》2002-3;刘开骅:《魏晋风度: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4;陈希红:《魏晋士人重情风尚研究》等(硕士论文)。从负面剖析消极影响的有:孔定芳:《死亡恐惧与魏晋风度》,《咸宁师专学报》1995-1;陈长义:《“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3;武锋:《魏晋风度之下士人的精神矛盾》,《聊城大学学报》2002-2;雷娜:《魏晋风度:矛盾冲突中诞生的奇葩》,《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4;刘冬妍:《魏晋时代的悲美意识》(硕士论文);陕艳娜:《论魏晋士人的人格》(硕士论文);岳庆云:《论魏晋士人的人格美意识》(硕士论文)等。综合分析的有:张三夕的《魏晋风度何为?》(《海南大学学报》1995-1)认为魏晋风度是死亡逼出的风度,是文化的反常风度,主要是反儒家纲常伦理、礼仪名教行为规范之“常”,具体表现为:自我麻醉式的狂欢和欢乐以及个人行为 and 交往行为的怪诞,其意义不仅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更重要的是揭示文明或“反常”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压抑和改造,实为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郝跃南、刘文勇的《魏晋风度的类型》(《天府新论》1999-4)则将魏晋风度分为烈士、名士、仿名士和隐士四类。刘湘兰的《崇高·优美·滑稽》(硕士论文)认为魏晋风度有三个纬度,即强烈的悲剧意识、娴雅的生活情调和反常的行为举止等。